

红 · 楼 · 人 · 物 · 百 · 家 · 言
杜贵晨 主编

贾宝玉

李正学
编著

◆ 二百年红学专家共时空对话

◆ 数十位红楼人物历时性纵览



红楼人物百家言

贾宝玉



李正学
编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宝玉/李正学编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红楼人物百家言/杜贵晨主编)
ISBN 7-101-04802-1

I. 贾… II. 李… III. 红楼梦 - 人物形象 - 文学
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400 号

-
- | | |
|-------|--|
| 书 名 | 贾宝玉 |
| 丛 书 名 | 红楼人物百家言 |
| 编 著 者 | 李正学 |
| 丛书主编 | 杜贵晨 |
| 责任编辑 | 樊玉兰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6 字数 310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802-1/I·652 |
| 定 价 | 42.00 元 |
-



杜贵晨（丛书主编），1950年生，山东宁阳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明诗选》（评注）等1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李正学（《贾宝玉》编著者），1971年生，山东莱芜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红学论文有《鸳鸯拒婚的人类学意义》、《“一从二令三人木”——周策纵先生妙解质疑》等，另有其他学术论文及诗歌、散文等多篇发表。

红楼人物百家言

《贾宝玉》

《林黛玉》

《薛宝钗》

《王熙凤》

《红楼女性》

《红楼男性》

责任编辑 樊玉兰

装帧设计 朴 实

投稿热线 fanyulan@zhbc.com.cn

总序

“文学是人学”，“红学”当然也是“人学”。尽管“人学”并不等于“人物学”，但是，既然文学以人为出发点、中心与归宿，那么可以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永远是“人学”最具本质意义的符号。所以，《红楼梦》“问世传奇”二百多年来，作为清代“开谈”必说的名著，近世古典文学研究最大的“热点”，“红学”研究者和《红楼梦》阅读者所关注的中心，一定并且从来就是她的人物。夸张一点说，大观园内的男男女女，哪一个不曾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触，引发萦绕不去的思考！更不用说那宝（玉）、（宝）钗、黛（玉）、（熙）凤、湘（云）、晴（雯）、袭（人）等等脍炙人口的典型，曾经令多少人为之“枉自嗟呀”，或“空劳牵挂”，又或者激起“几挥老拳”的论争，“疑义相与析”的共赏！《红楼》人物之美的诱惑，除了留下乐钧《耳食录》所载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之类哀感顽艳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红学”中形成了一门以《红楼》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红楼》人物学。二百多年来，其为者之众，论议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无疑为“红学”之最！

因此，在“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上，《红楼》人物学是“红学”的生命与核心。事实上二百余年来，从脂砚斋、索隐派到旧、新“红学”，以至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红学”，无不有意无意围绕《红楼》人物而展开和深入。那些层出不穷之妙言高论、真知灼见就不必说了；即使古今被视为异端邪说、奇谈怪论之言，其始倡又何尝不是“智者千虑”？从“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接受可能来看，它们岂不同样是《红楼》人物学史上一个有机的成分？从广阔的文化视野看，又何尝

不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淀！——因为那至少表示了持论者与我等一样有爱《红》之心，并同样积极参与了“红学”的研究，只是所见不同，所感受不同罢了！

因此，时至今日，——其实也包括将来，——每一个想走近或走进“红学”的人，都会向往或者还应该了解、研究“红学”史上这些有关人物的讨论，考量那些是是非非、林林总总的想法、念头或认识，以之比照自己那些挥之不去的感触与思考，或有“实获我心”的共鸣，或有闻所未闻的惊喜！而对于初入“红学”之门者来说，非如此不能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站在前人的肩上，穷千里之目，望得更远。然而，二百余年“红学”如潮，大略一浪高过一浪，《红楼》人物学的大著宏文，短记零篇，妙语名言，又何其多也！初接触者难免望洋兴叹，而研究者欲“竭池而渔”，也恐怕是“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套关于古今《红楼》人物论撷英的资料汇编，应该是一个方便！

因此，当顾青先生把汇编这一专题资料的想法告诉本人以后，“红楼人物百家言”丛书的编纂计划就开始酝酿。继而有任明华、周远斌、常金莲、何红梅、李正学诸君的先后加入，这项工作就正式开展起来了。光阴荏苒，弹指已接近两年，至今各卷完成，回味其间甘苦，虽不能与自立一说或独抒性灵的创作相提并论，然而，“追踪蹊迹”，把二百余年来中外作者《红楼》人物论的精要节选分类汇为一编，既提供读者的方便，又略有补于为《红楼》人物学家“昭传”，也是一项辛苦而有意义的工作。但也因此使我们感到压力。无论对于堪称博大精深的《红楼》人物学，还是这并无多少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具体操作，我们始终抱以学习和探索的态度。

据朱一玄先生《红楼梦人物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载，按庚辰本和程乙本两种版本分别统计，“庚辰本列男 306 人，女 296 人，共计 602 人；程乙本列

男 368 人,女 302 人,共计 670 人”。从这些数字上看,《红楼梦》中两性在数量上差不多就平等了。但是,《红楼梦》为“闺阁昭传”,遂使书中钗、黛等主要女性形象拥“诸艳之冠(贯)”宝玉并立于描写的中心,所以《红楼》人物研究的天平实际上不可能不向女性倾斜。以单人论,“红学”论著中除有关贾宝玉者最多之外,至少有关钗、黛、凤等研究论著的数量,各都能抵得上其他所有男性人物研究的总和;即使晴雯、袭人、贾母等形象的研究论著数量各自远不如钗、黛等,也都大过于书中宝玉之外的任何男性。因此,本丛书的设计,有关《红楼梦》男性人物研究的,只单立《贾宝玉》卷,另立《红楼男性》;而有关女性人物研究的,则在《林黛玉》卷、《薛宝钗》卷、《王熙凤》卷之外,另立《红楼女性》(上、下册),共 6 种 7 册。我们希望藉此把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一切有关《红楼》人物的重要论述、说法,无论是非曲直、嬉笑怒骂,只要是形诸文字而自成一说的,都尽可能选录进来,并在各卷之末附录有关论著的目录和评论家索引。这是一套脂砚斋以来世代“红学”家们论说《红楼》人物的名语集,一部今人赏鉴、研究《红楼》人物的入门书。其用在“乘一总万”,使《红楼》人物学史上百家之说打破时代、书刊、收藏者等等时空的分隔,在最精要之点上成零距离接近,给向往或走进“红学”的人们信手拈来,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的方便。为此,我们最初确定了一些有关本书编纂的基本想法:

一是《红楼》人物论虽历时二百余年,后先相继,言人人殊,但从后世包括今天通观而言,不啻是一次共时空的会话,只有与众不同才可能有历史和学术的价值。所以,我们选录的标准,不管是什么人,只看其议论谈说是否具有个性和特色。凡自成一说者,即本着“存在即合理”的原则择要录入。但是,虽然“红学”天下滔滔,如此完全独创的内容仍然有限,从而向来《红楼》人物论,大量只是对

某一成说或补证、或引申、或修正、或批驳之辞,所谓有所发明,有所贡献者;而且不必讳言,还有许多有意无意重复他人,甚至完全没有内容的东西。为此,我们必须细心辨别哪些是空话、套话、无用的话,哪些才是前所未有、未至的观点、论议或提法,特别是哪些才是真正学术的增值,以披沙拣金,去粗存精,节录为本丛书的条文。

二是虽然通观而言可以视《红楼》人物论为共时空的会话,但在事实上,每一具体问题的讨论,每一说的提出、发展、修正或被否定、替代等,都有自己的历史。因此,选编如何体现这一历史的过程,即准确判断和显示某说谁为首创,后续依次有哪些人对该说作了诸如补证、引申之类的工作,都是我们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的做法是在确定有关某一人物的某一类(分类问题详下)条文后,按条文所出自原作出版或发表时间的顺序编排,时间不详的则参考前人选录、引用的情况为之确定在排序中的位置,以期尽可能正确反映有关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

三是作为一次共时空的会话,历代《红楼》人物论当然不乏专为一从一面说的,但更多情况下是把《红楼梦》中男男女女和一人的方方面面总说或联系、比较着说。选编中因为每卷只集中于一人,一人之下又再行分类,必须把原作总说或联系、比较着说的文字“拆”开来,分置于各卷(人)各类,就需要细心体会论著原作者之意,节取恰好是关于此人此一面的论述,同时还要尽量使各卷之间能有所照应,以便横向的通观。

四是本丛书选录资料的下限为2004年底,各卷之末都附录了此前有关人物研究论著的目录和评论家索引。研究论著目录所收录的范围,除该书引文的出处外,还包括相关的论文、专著及资料书。在编排上,以发表时间为序,每时间

段又按杂志论文、论著或资料书的相关章节、专著或资料书三种情况分别排列。这样虽然未能把有关《红楼》人物的论著都包括进来,但也大致接近于全备了。评论家索引收录该书引文之述者姓名,以原书(原文)作者或评论家署名立目,以姓氏字母为序,姓名后罗列其在书中出现的页码。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现代读者,我们将引文中显明的错别字和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用字进行了改动,同时将引文中出现的《红楼梦》回目序数统一改为汉字数字。

我们在选编过程中努力贯彻这些想法,希望本丛书能提供关于《红楼梦》全部重要人物研究的基本内容与信息,各卷能显示有关某一或某类人物的各种成说与议论的要点及其变迁之迹,以帮助普通读者比较方便地知道《红楼》人物学史上有过哪些严重的分歧,精妙的见识,以及奇谈怪说,帮助初学者比较方便地了解《红楼》人物研究,进而把握整个“红学”文本考证与义理阐释发展的过程;至于说对专家也还会有些有用的话,则大概可以作《红楼》人物学史上“蓦然回首”的便览。

我们为本丛书设定的这一目标,使选编者虽然仍不免“剪刀加浆糊”的嫌疑,但实际上已变得不比普通的编著轻松多少。单是资料的搜求,编者除了分别在所住济南、上海、曲阜等地充分利用公、私藏书之外,还有几位不得不于去年冬天,冒了严寒,去北京各大图书馆借阅摘抄。而丛书体例的不断调整与确定,以及各卷的具体选编,也都曾颇费斟酌,几乎每一卷都数易其稿,以求更加准确和切于实用。尽管如此,本书仍会有不当之处,特别是难免遗珠之憾,只有敬请读者专家批评,以便将来有机会时加以补正。

本丛书编纂首先要感谢古今《红楼》人物学家,特别是入选本书的各位作

者。他(她)们辛勤的劳动,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其次要感谢北京、上海、济南、曲阜等地的公私藏书家为我们提供方便;最后却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谢顾青先生的选题策划和对我们的信任!感谢责任编辑樊玉兰女士的悉心指导和多所赐正!而与各位编者合作的愉快,在本人将会是一个美好的记忆!

杜贵晨

2005年5月27日序于泉城三易斋西窗

前 言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自有《红楼梦》以来,他就是读者和专家关注、研究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初至今,海内外有关贾宝玉的单篇研究性文章(包括论著中的专门章节)达700余篇;而笔者所见专著也有范扬《阳刚的隳沉——从贾宝玉的男女观谈中国男子气质的消长轨迹》、舒宪波《扑朔迷离的贾宝玉》、庞艳辉《阅读贾宝玉》等数种。对于一个文学人物的研究而言,这无论在“红学”还是在古典小说中,大概都属于研究成果较多的了。

本书即是对这些成果的历时性纵览。

我们看到,有关宝玉的名义、年龄、性别、原型、容止、言语、诗才、爱情婚姻、性格、思想等人生的侧面,以及“中乡魁”、“却尘缘”等重要人生事件,总之与宝玉这个特定的人相关的一切,他的人生的全部,几乎都研究到了。最早是以大约与曹雪芹同时的脂砚斋等人为代表的旧红学对这一人物的评点、题咏、索隐等,其中评点派的看法最有价值,如脂评称其是一个“说不得”的“今古未见之人”,二知道人谓宝玉“但是女子,俱当珍重”等等,代表了早期“红学”对贾宝玉研究的成就。而索隐派如徐柳泉、张维屏以宝玉为“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裕瑞指宝玉是作者“叔辈某人”等等,虽然不无文化的意义,却更多地显露了当时“红学”的缺陷和局限。然而,这一派流风余韵,至今未衰。

清末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开启了“红学”特别是贾宝玉研究的新时

代。他以中西结合的方式,从美学的角度提出了壮美人生论,可以说代表着贾宝玉研究的第一个峰端。随后由胡适《红楼梦考证》奠基,而有顾颉刚、俞平伯等人鼎力相助所开创的考证派,标志了“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红楼梦辨》序,1923)。其中胡适关于“《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红楼梦考证》,1921)观点的提出,则标志了《红楼梦》研究“自叙传说、特别是贾宝玉研究的第二个峰端,至今为多数“红学”家所信从或重视,影响深远。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尤其是建国)以后的“红学”,逐渐接受了社会阶级分析方法。有关研究于1943年提出“贾宝玉是他的时代的叛逆”的观点,到1954年发展成“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逆子”一说,终于催生了盛极一时的“叛逆说”。其说当时虽有反对的意见,但声音微弱,迨至建国以后,经过对俞平伯不正常的政治性批判,长时期中可说已定于一尊,应该是贾宝玉研究的第三个峰端。

改革开放以后,贾宝玉研究在总结、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因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医学、西方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广泛介入,比较研究、原型批评、问卷调查等多元化方法的大量使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绚烂多姿的局面。比较重要的成果如与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比较,台湾学者何炳棣先生对宝玉“复合型的恋母情结”的分析,袁世硕先生的神韵性格说,美国学者卢西恩·米勒对宝玉存在之情态的研究,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的“兼具同性恋的双性恋者”的观点等等,都极具开拓创新的价值,标志了贾宝玉研究第四个峰端的方兴未艾。

“红学”史上贾宝玉研究形成自身突出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复杂的形象系统研究。就是说,学者关注贾宝玉形象,不止于其身,而

是把在《红楼梦》中与宝玉有关的顽石、石头、石兄、神瑛侍者与通灵宝玉等等一并研究,视为一个复杂的形象系统。如已故戴不凡先生提出的“大宝玉”“小宝玉”说,香港学者梅节先生的“宝玉和石头是两回事”说,孙逊先生的反对“把贾宝玉和通灵玉搞混了”等说,代表了这一研究达到的高度。

二是贯穿始终的原型研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即《红楼梦》刚开始流传不久,裕瑞便根据传闻指出:“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这句话成为原型问题的引线。后来,认为是“自己写照”的一派逐步发展成自传说。如解盦居士认为怡红、悼红“实惟作者一人而已矣”,境遍佛声也说“盖宝玉自况也”。五四以后,胡适提出了自传说,使这一学说趋于成熟,俞平伯、周汝昌等先生的研究则使之进一步完善成型。认为“非自己写照”的一派,提出了诸多说法。如容若说、玉宝说、随园说、佛太子说、张岱说等。而作为“叔辈某人”说的一个发展,则是由台湾红学家皮述民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的李鼎说。同样研究贾宝玉是谁这个问题,而与原型方法貌同而神异的还有影射研究。主要有福临说、胤礽说、玉玺说、乾隆说等。其中,蔡元培的胤礽说影响最大,至今仍有学者与之呼应唱和。

三是特殊的双性化研究。“双性”一词用于文学研究,本指“男性作者在女性叙写中所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双性心态”(叶嘉莹《朱彝尊之爱情词的美学特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对于贾宝玉形象的观照,首先是指其性别上的双性特征,即兼有男性、女性两种生理属性。这种观点可说很早就见端倪于杨维屏“此身不信属男儿”之咏,上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性心理学的输入,此类研究越来越多;其次是性格上的双性化,即认为男性性格里渗进

了女性性格因素；再次是用在有关情爱的探讨上，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提出的“兼具同性恋的双性恋者”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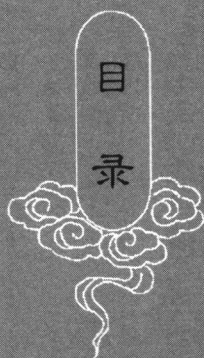
四是对“红学”研究起决定性作用。由于旧红学“索隐派”和新红学“自叙传”说的影响，《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切，一向都被视为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基础。因此，宝玉形象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是否能够统一，则直接牵涉到续作者和续书的问题。而有一些研究又往往通过把握贾宝玉进而把握《红楼梦》，如王国维正是从把宝玉之“玉”理解为“生活之欲”入手，找到了《红楼梦》是一部大悲剧的根据。此外，就是对贾宝玉的认识的变革，决定了红学的变革与发展。历史上“红学”几次大的发展几乎都是如此，如认为贾宝玉是影（隐）射某某人的观点，可说是旧红学的最大标志；对这一观点的反驳，即认为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说，则标志了新红学的成立；贾宝玉“叛逆说”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尤其是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前红学的“标签”，而“贾宝玉是叛逆吗”的反问则促成最新的变革，产生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红学，使贾宝玉研究由单一走向丰富多彩。

总之，“红学”是为天下所瞩目的显学，贾宝玉研究是“红学”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学。笔者能历览“红学”之区，为古今贾宝玉研究论著撷英挹华，虽为荣幸，但搜爬剔抉之余，深感对“红学”知之甚浅，加以资料查阅等诸方面的不够方便，选编终难免有所不当，谨请读者专家谅解和不吝赐正。

编者

2005年5月于养学斋

目
录





前言	1
命名取义	2
年龄	11
原型	21
自传说	30
影射	44
形象系统	55
真假宝玉	76
容止	86
言语	97
诗才	106
意淫	115
爱情观	137
宝黛情	152



其他感情经历	165
双性特征	175
人生观	187
中乡魁	209
却尘缘	220
结局	239
性格	246
叛逆说	269
思想	286
形象价值	305
比较	335
研究论著目录	355
评论家索引	391
编后说明	397